

削平王



目 次

- 楔 子 献銀得官 宋彰割地皮 (1)
接书設計 地主加年例
- 第 一 回 行俠仗义 人人信服鄧茂七 (4)
貪得无厭 个个痛恨黃正中
- 第 二 回 怒冲冲佃户抗例 (9)
气呼呼地主报官
- 第 三 回 垂头丧气 捕快回县去 (15)
耀武揚威 巡檢帶兵來
- 第 四 回 殺兵丁 茂七再拒捕 (21)
誇海口 千户又出兵
- 第 五 回 荆林如林 石头似雨 (27)
官兵失魄 千户丢魂
- 第 六 回 黃竹坑外 官兵吃敗仗 (32)
关帝庙中 英雄举义旗
- 第 七 回 得勝旗开 义軍入沙县 (38)
安民令下 百姓見青天
- 第 八 回 陈山寨茂七为王 (45)
尤溪城福成遣使
- 第 九 回 得尤溪 福成举义 (52)
救沙县 伯孙被圍
- 第 十 回 救伯孙 寨中添女將 (50)
斥使者 塵上起風波

- 第十一回 日光似火 都指揮歇脚被擒 (66)
 月色如銀 鄧伯孫舞劍受贊
- 第十二回 兒女情長 伯孫成婚 (72)
 英雄道合 宗留通款
- 第十三回 宗留截击 張楷着慌 (78)
 汝先詐降 茂七受騙
- 第十四回 官兵肆暴虐 百姓悲受苦 (85)
 县令乱断案 三老憤求賢
- 第十五回 見賢王 三老訴衷曲 (91)
 救百姓 茂七陷重圍
- 第十六回 廖紅姑定計攻建寧 (98)
 羅汝先設局誑茂七
- 第十七回 听邪言 荆平王殺妹 (106)
 奉聖旨 寧陽侯出征
- 第十八回 黃宗富進言被拒 (112)
 荆平王中箭身亡
- 第十九回 陳山寨 伯孫繼王位 (118)
 建寧府 陳樊点大兵
- 第二十回 軍心涣散 又軍終至淪亡 (125)
 星火燎原 明室漸趨崩潰

楔子
獻銀得官 宋彰刮地皮
接書設計 地主加年例

官府捐苛稅雜，豪家租重利高，更兼歹例如牛毛，民痛那堪說道。世亂人心思變，政苛民憤難平，英雄拔劍起沙城，直教地動天驚！

這本書說的是距今五百年前的一件大事。那時是明朝正統年間，英宗皇帝朱祈鎮在位。明朝傳到朱祈鎮一代，政治一天天更加腐敗，貪官污吏，土豪劣紳，敲詐勒索，無所不為，百姓生活，可說是痛苦不堪。這祈鎮九歲就做了皇帝，孩子家那知長短，一切朝政，都由太后張氏和大臣楊士奇、張輔等把持。到得祈鎮十七歲時，太后張氏已死，大臣楊士奇等或已死去，或是告老還鄉，朝廷大權，就落在太監王振手里。那祈鎮自幼由王振撫抱長大，難免有些感情，更兼王振能說會道，最是討人喜歡，因此祈鎮對王振十分寵任，王振說長就長，說短就短，真個是言聽計從。當時自有那般勢利小人，見到王振如此得勢，都來趨奉。那王振又是愛財如命，就公然接受賄賂，賣官鬻爵，凡有金銀財寶送他，他就給你官做。明代有個詩人寫了一首童謠唱道：

上好黃錢，童生買起到狀元；
絕大元寶，童生買起到關老。

“閹老”就是宰相，只要有錢，連宰相都能買到，可知當時朝政的腐敗了。列位若要問誰有錢來買官做？不消說得，又是那些朝廷官吏、土豪劣紳；若再問這些人那來許多銀兩？更不用說，全是从老百姓身上勒索得來，只是苦了老百姓了。

却說正統十二年間，福建參政姓宋名彰，此人是个刮地皮老手，到任不到年余，已是囊中萬貫。自古道“飽暖思淫慾”，宋彰有了几个臭錢，难免又想加官晉爵，當即差了一个親信，帶了一萬兩銀子進京，找个門路悄悄送給王振。王振一見那白花花銀子，早已喜笑顏開，滿口答應，說是不出數月，定有升遷。果然十分靈驗，這年十一月，一道聖旨下來，提升宋彰做福建左布政。這左布政乃是當時一省最大的官，真是非同小可。那些僚屬親友，早就得知訊悉，不免都來賀喜。一時賓客滿堂，宋彰得意非凡，捋着几根稀稀的胡子笑道：“不瞞眾位，我這官兒得來可不容易，白花花銀子就花了一萬兩哩。”當時就有个幕僚巴結道：“大人還怕這筆錢沒个着落？只須卑職略施小計，管保你連本帶利，都撈回來。”宋彰大喜。眾人散後，宋彰就與那幕僚計議，那人道：“如今大人已是一省之主，言出法隨，誰敢不尊。大人只消下一道文書，說是今年衙署支出浩繁，省庫空虛，必須按戶加派賦稅若干；橫豎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別說一萬兩，就十萬兩也就有了。”宋彰越加歡喜，便道：“事不宜遲，這事就托你一手去辦，日後自有重賞。”那幕僚巴不得這一声，顛着屁股連忙草擬文書去了。不出數日，一紙追稅文書就行到全省各州縣，各州縣又按戶分攤，戶無大小，都攤派到了。

且說沙縣二十四都黃竹坑地方，有个大地主，姓黃名正中，

为人最是刁滑，平时交官結吏，魚肉乡里；家有良田千頃，甚是豪富。这日接到县官送来密函一封，說是布政使衙門文书下来，按戶加派賦銀，他家乃是大戶，若按規例須攤派五十兩銀子，此是上司見索，未便違拗，希早早設法。黃正中看罢十分煩惱，就把总管叫來商議。總管道：“上司既是开了口，自當应付，只不知老爺有何妙計？”黃正中道：“說甚妙計，往佃戶身上分攤就是了。”總管道：“小的豈有不知，只是今年年成不好，大水为灾，好多佃戶至今還沒交齊租谷，再往上加，只怕不成。”黃正中皺眉道：“甚么成与不成？反正不加租就加例，眼看如今年关就到，佃戶們向例都得給我家送鷄鴨魚肉年禮，你这就派人挨戶通知，今年年禮要比往年加倍。几百个佃戶，戶戶加倍，还怕五十兩銀子沒个着落。”那总管連声称是。黃正中又道：“还有那般欠租，也要赶快催齊，有那不交的，該抵即抵，該押即押，快快給我办來。”总管諾諾連声道：“老爺說的是，待小的即派人分头通知去來。只是若有那般佃戶不肯照办，如何是好？”黃正中猶笑道：“誰敢不交，即便抽田！”总管答应着退出办事去了。

再說众多佃戶今年遭了水灾，租都不曾交齊，如今又接二連三的官府加稅，地主增例，个个叫苦連天，都道是眼看过不了年了。这就怒惱了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，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業。欲知此人是誰，且待我慢慢道來。

第一回 行俠仗義 人人信服鄧茂七
貪得無厭 个个痛恨黃正中

列位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他姓鄧，初名雲聚，江西建昌人氏。因打抱不平殺了个人人痛恨的惡霸，在原籍無法安身，帶同妹子雲英、侄兒伯孫，流落到福建來，在沙縣二十四都安下家來，改名茂七。佃得地主黃正中十來畝田地，一家三口勤耕儉用，勉強過得日子。只是鄧茂七自幼學得一身武藝，生性豪俠仗義，愛打不平，又且錢財不論，若遇鄰里有急，只要他有些辦法，必定出力相助，自身困難，反倒置之不顧，因此人人愛與他結交朋友，在鄰里中甚有威望。他妹子鄧雲英，不幸出嫁兩年即遭夫喪，因此又回來與茂七住在一起。此女生性豪爽，胆識過人，又且跟着茂七學得一身武藝，非是一般女子可比，加上已近中年，鄰里就都稱她做鄧大姐。左隣右舍有什麼姑嫂鬧的，只消鄧大姐三言兩語，便就烟消雲散，大家無話了。這且表過不提。

却說正統十一年間，浙江人葉宗留帶着一千人等來到福建浦城開采銀礦。當地那些當官的，得知此事，都道是財星上門，忙即通知葉等，快到官中繳稅。那些跟隨葉宗留的便嘩然道：“這些當官的也太尖刻，我等還沒得到了點好處，便來打主意了。”還是葉宗留勸說道：“在人屋檐下，怎敢不低

头，还是走一遭吧！”于是便带上几个人上衙門去了。不料那官府稅額重得出奇，叶宗留屈起指头一算，交了官稅，还顧不上三餐飽飯。只得求那接見的师爷說个情，減輕一些。那师爷冷冷說道：“大人交代下来，稅銀分毫难減，你等还是快快回去打点吧！”叶宗留还欲再說甚么，那师爷已經端茶送客了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出来。那帮矿民得知底細，个个怒不可遏。都道：“我等跋涉几百里，还落得三餐难飽，所为何来。这官稅断难交得。”于是便分文不交。官府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便派下十几名官兵前来催討。三言两語，两方便吵鬧起来。矿民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官兵打得死去活来，众口一声嚷道：“官府如此不講理，我等不反何待。”便擁戴叶宗留为王，反上山林，在浙江丽水、福建浦城一带劫富济貧，与官府对抗。当地那些飯桶官兵左追右討，也沒动得分毫。只得申表奏与朝廷知道。朝廷看表大惊，就傳旨命御史柳华帶領官兵前去討伐。柳华到了福建，深怕民心不穩，就傳檄各郡县，不論大小鄉村，都要設立关口，編民戶为軍伍，輪番看守，說是“防止刁民”。每都設有数名总甲統率。当时邓茂七对官府与土豪魚肉平民，虽早心怀不滿，但還沒公开起来反抗，那县官只聞得他頗得民心，又且武艺出众，与黄正中計議后，就委他作了总甲。从此邓茂七就以乡中关帝庙做聚会处，日常操練乡勇，广交四方豪杰。別人做了总甲，往往是借勢欺凌貧民，只有茂七还是跟往常一样，急公好义，扶困济貧，因此人人更加信服，都尊称他做“邓大哥”。

却說邓茂七有四个拜把兄弟，平时最是相好。这四人都是佃种黃正中田地的农民——人名叫張留孙，身材魁梧，力大

如山，生性慧直，說話做事，从不轉彎抹角；還有一人名叫黃宗富，幼年讀得幾句詩書，只因屢試不第，就棄書就農，佃種幾畝田地過活，此人頗有計謀，人都稱他“賽伯溫”；還有二人名陳敬德、閻世屯，也都是性情豪爽、不畏權貴的人。這五人以鄧茂七為長，黃宗富第二，閻世屯老三，張留孫第四，陳敬德最小。田間無事，常在一起盤桓，談到世間不平之事，每是咬牙切齒，嗟嘆不絕。按下不提。

張留孫家無妻小，只有老母一人，年已六十餘歲，體弱多病。張留孫甚是孝道，有時窮得無米下鍋，也必定想方設法，讓老母三餐吃飽，因是隣里無不稱贊。這日一早，張留孫下田不久，門外有人把門打得“呼呼”作響，老媽媽出來一看，却是地主黃正中家的兩個狗腿，慌忙陪笑道：“原是兩位大哥，請里边坐吧！”兩個狗腿邊搖擺進門，邊高聲嚷道：“快快叫你兒子出來！”老媽媽陪笑道：“我兒子他下田去了！”那狗腿哼喝道：“那你就告訴他，老爺吩咐下來，今年年例一律比往年加倍，誰家也不得含糊！”老媽媽一听大吃一驚，顛巍巍地回道：“大哥，這可使不得！今年年成不好，大哥不是不知，可憐我那留孫，睡半夜，起五更，還是上頓難顧下頓，欠下東家三担谷子……”那狗腿不等老媽媽說完，就冷冷一笑道：“別嘮嘮叨叨了，三担租谷，年前都得還清，不還，哼！休怪你大爺不客氣了！”說着，兩眼賊溜溜地往屋內掃了一圈，又道：“就憑這兩間破房，怕還抵不了三担谷子！”老媽媽經這一說，早已吓得兩腿酸軟，只得苦苦哀求道：“大哥，大哥你行行好，千萬在老爺面前給說個情。咳！大哥，昨天衙門里才有通知，限期三天，補納田糧，如今你們又來……咳！叫



百姓怎生过得日子！”另一个狗腿皱着眉头道：“你这糟老婆子真不知趣，这是老爷的吩咐，谁敢违拗，还是快快打点，早早上门来！”说罢，把手一招，往外就走。也是合该有事，这小子两脚刚跨出院子，就有一只肥肥的报晓鸡从他面前一闪而过。那狗腿不见尤可，一见之下，早已两眼侧斜，不假思索，弯身张手就捉。这伙人正经事不会，象这般抓鸡逗狗，最是精明，没几下，一只肥鸡就已“咯咯咯”上了他手，你看他得意忘形，对着伙伴哈哈笑道：“运气不坏，今晚上可有得下酒了。”那老妈妈跟在后面还在恳求，一见鸡儿被抓，忙即踉踉跄跄赶过来道：“大哥！大哥！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，我家就只这头报晓鸡，你就留下它吧！”那狗腿两眼圆睁，大喝一声道：“老子一年到头，为你等奔奔跑跑，你连一头小鸡也舍不得孝敬？真是太不識抬举！”老妈妈拉住那狗腿衣角，双膝“扑咚”跪下，苦苦恳求道：“大哥行行好吧！我就只养了这头报晓鸡，你，你……”那狗腿被拉不能走脱，一时性起，飞起一脚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把老妈妈踢了个仰面朝天，只见老妈妈两眼直往上翻，早已人事不知。这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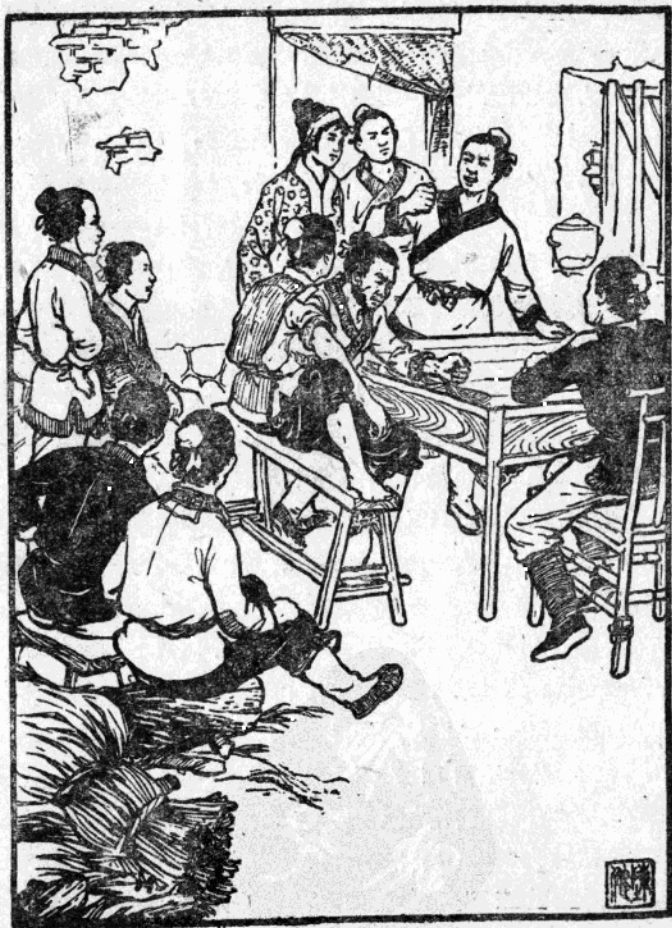
狼披人皮地主榨钱 狐假虎威恶奴行凶

欲知老妈妈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。

第二回 怒冲冲佃戶抗例 气呼呼地主报官

話說两个狗腿一看老媽媽人事不知，也有几分害怕，相互递个眼色，两脚擦油，一溜不見了。到得左隣右舍听得声响，赶来探望时，只剩下老媽媽一人直僵僵地躺在地上，众人难免忙做一团，一面把老人家抬去床上；一面赶往田里喊叫張留孙回来。不上一刻，邓大姐先已得知赶到，慌忙与隣舍妇女煎熬薑湯，灌給老媽媽吃。只是那老媽媽本是有病之人，那堪兜肚子狠狠一脚，只見她瞪着眼不会言語，薑湯也点滴难以下咽。到得張留孙从田里赶回，已是噎了气了。張留孙不免呼天喊地，嚎啕痛哭，邓大姐等也无不下泪。哭了一阵，邓大姐就劝留孙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哭也无用，哥哥等想必就会前来，先打点料理后事，再作道理。”張留孙不言不語，两眼直瞪瞪呆了一会，突然一跃跳起，跑到厨下摸到一把菜刀，就往外闖，邓大姐慌忙拦住問道：“上那里去？”張留孙一手排开大姐，回道：“去和那狗杂种拼了！”邓大姐道：“你一人怎能去得，不如等哥哥前来商量一下再作道理。”張留孙那里肯听，两个箭步，已經出了門外。正在这时，只听有人大声喝道：“慌甚么？”張留孙看时，正是邓茂七和几个拜把兄弟来了。他就紅着眼叫道：“喂呀大哥，我娘給黃正中那狗腿踢喪了命，我还

能獸在家里不動？”邓茂七拦住道：“去不得！去不得！你想那黄正中家打手說少也有好几十人，你一人前去，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！”大姐这时也已出来，就接口道：“哥哥，我想留孙弟受委屈就是我等弟兄受委屈，如今黄正中到老虎嘴里拔牙来了，我們怎能丢手不管！”邓茂七道：“誰說不管！只是得从长計議，要說打官司，你我自是贏不过他；要說拼拳头，凭你我弟兄这一身本領，还怕晒不烂他的鍋，只是晒了以后又怎样？官府岂肯和你我干休！”張留孙大哭道：“只是我娘死得好慘，这血海深仇，难道就此罢休！”邓茂七咬牙道：“你有仇，誰家沒仇，总有一日与他們算清老賬！”黄宗富这时也道：“大哥說的是，‘小不忍則乱大謀’，四弟且忍下这口气，从长計議为是。”邓茂七道：“来来！我們都到屋里商量吧。”于是众人都进到屋里。这时隣里还未散去，个个怒形于色。邓茂七請大家都找位子坐下，然后开言道：“說起来，誰沒从黄正中鉄釘板下滚得过来？誰跟黄正中没个三仇六怨？就說这回吧，官府收了錢粮平白又来加稅，眼看我等全要落井了，这黄正中呢？还要在我等身上加上一块石头！請問各位，你們都拿甚么来繳繳納納？”好几人听了都搶着回道：“交甚么！就是将我們剝皮抽筋，也‘还’不了他們的‘愿’！”邓茂七紧接着問道：“那該怎么办哪？”众人見問只是面面相覷，开不得口；張留孙播着桌子叫道：“怎么办？索性把这般狗杂种杀个干淨，拚个一死，也落得痛快！”邓茂七道：“拚死豈好計？”邓大姐着急道：“哥哥！你真是‘飽汉不知餓人飢’，有什么好計策你就說了吧，再这么下去可要急死人了！”邓茂七笑道：“要依我說，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。”說



至此，他頓了頓，兩眼炯炯有神，接着說道：“就是抗交！不論是新例舊例，欠租欠稅，一律不交！年成不好，鍋蓋都快揭不開了，那來那麼多錢！可有一層，就得你我心齊。‘爛麻搓成繩，力量大千斤’，只要佃戶們人人齊心，就是天塌下來，也能頂住！”鄧大姐听了，第一個跳起來道：“好呀哥哥！這回总算給他點顏色看了。”黃宗富也道：“如今也只有這條路好走。若論鄧大哥的聲望，佃戶們定是言听計从。”屋中許多人都點頭說好，只有張留孫悶着頭不响。鄧茂七問道：“四弟，你看如何？”張留孫悶聲悶氣地道：“說來說去，還是動不了黃正中一根汗毛，怎消我心头悶氣！”鄧茂七勸說道：“其實誰不想拿黃正中来碎尸萬段，只是殺了老的還有小的，何況官府和他是一鼻孔出氣，還不替他撐腰，即使你我能遠走高飛，還有眾多佃戶豈不一樣受苦！”黃宗富也勸他道：“听大哥的話，慢慢出這口气吧！”眾人也都過來相勸，張留孫这才無話說。于是眾人一面湊錢幫張留孫料理母親后事，一面分頭串說去了。

再說過了兩天，那地主黃正中不見一個佃戶上門送禮，心中好生奇怪，這日就叫总管派了几个狗腿出去探听一番，只听众狗腿回来报道：“佃戶們众口一声，都说今年年成不好，年例納不起，从此不納了！”黃正中一听，直气得哇哇大叫起來，連叫“這還了得！”又罵狗腿：“你們都是吃飯的嗎？爹娘生你兩只手做甚么來？鷄豬鴨兔，趕回來就是了，還怕他們告到天上去不成！”狗腿們道：“回老爺，這回可不比往常，几百家佃戶家家一個聲口，小的只有几雙手，那敢隨便亂動？小的还听说連省衙里的補稅也沒一家完納。”黃正中大怒道：

“这般杀才！难道敢造反嗎？好！好！我馬上写信上县里，請县太爷派兵前来，看是我厉害还是你們厉害！”那总管一旁献計道：“老爷且別动怒。論老爷和县太爷的交情，再加彼等又抗稅不納，一封书信，何怕沒有兵来？只是兵来又是如何？俗語說‘狗急跳牆’，逼得紧，这般穷鬼甚么事做不出来？”黄正中焦躁道：“依你之計又将如何？”总管道：“依小的愚見，这几百家会家家違抗，其中必定有主使之入，只要把那为首的抓来重重的办他一办，不怕他們不服。”黄正中听罢想道：“是呀！我怎么气糊涂了，就沒想到这点。”因又問那些狗腿：“你們知道为首是誰？”狗腿們說：“回老爷，小的不曾查明。”黄正中頓足道：“全是飯桶！快快給我查来！”狗腿們啞啞連声，退下来四下查訪去了。

岂知众佃戶早已約好：邓大哥为大家好，大家也不能使邓大哥受累。因此个个守口如瓶，誰也不說。狗腿們訪了一日，沒个眉目，直急得黄正中暴跳如雷。第二日，那总管正在街头巷尾閑逛，听得一家人家里有吵鬧之声，停步一听，原来是夫妻吵嘴。只听那女的嚷道：“亏你是个男人，啥事不会，还逞威风。瞧那邓大哥出个主意，就能免了租例，使家家得到好处，你呢？”那总管听完，高兴得直跳起来，想道：“这真是‘踏破鉄鞋无覓处，得来毫不費工夫’了。”慌忙三步併做两步，赶回报給黄正中知道。黄正中听罢恨道：“邓茂七这小子这样可恶！有心抬举他做了总甲，他倒反过来太岁头上动土了。”于是急忙修书一封，叫总管星夜赶去县城。那县官正接到稟报，說是黄竹坑农民家家不納应补田粮，再看了黄正中书信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出了籤条，派了两个得力捕快，跟那总管

一起回来抓捕茂七。正是：

官府豪門一路貨色 恶奴义士两样心腸
欲知邓茂七是否被抓，且看下回分解。